

Du Zi Mian Dui

苏炜 著

独自面对

多少年来，我时时心存感激：尽管常年四海游荡，孤身独行，每在人生关键处，冥冥中似乎总有「贵人」相帮、「保护神」相佑。命运的猝不及防的善意，每每让我受宠若惊，更让我时时铭刻深记：独行，不是要背向人群，俯视他人；反而要用更大的善意回报他人，以更宽厚的胸怀面对世界。



上海三联书店



策划：曹 晋

独自面对

苏炜 著

Du Zi Mian Dui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自面对/苏炜 著.
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3.8

(裸眼文丛)

ISBN 7-5426-1806-7

I. 独… II. 苏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6215 号

独自面对

著 者/苏 炜

责任编辑/黄 韬

装帧设计/范峤青

版式设计/峤青工作室

监 制/沈 鹰

责任校对/张大伟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5)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:sanlianc@online.sh.cn

印 刷/上海市印刷七厂

版 次/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635×940 1/16

字 数/400 千字

印 张/22.25

印 数/1—6000

ISBN7-5426-1806-7

I·203 定价:29.00 元

目 录

duzi miandui

打捞愿望

——旅人絮语（代自序） / 1

辑一 欧行浪迹 / 11

诗人之矛

——追记一段欧洲历险旧事 / 13

浪游人的夜歌

——马德里街头露宿记 / 37

夜渡爱琴海 / 45

新吉普赛人（外两章） / 50

两位希腊老人 / 65

爱琴海的旭日 / 71

辑二 云水心情 / 77

云天三章

——致友人（之一） / 79

剑桥三章

——致友人（之二） / 94

易水访砚 / 110

这方田地 / 116

台北访茶 / 122

台北软语 / 126

辑三 从前杯酒 / 135

巴灶山的“蛇神” / 137

“听壁脚”学校 / 144

那一个早晨我被挂在树上 / 149

古歌叹 /153

人如月，月如眸 /159

风雪故人来

——《红豆》琐忆 /165

一代人的“文革”结

——重新拼接的“文革”碎片 /177

辑四 莲在天涯 /187

佛拾

——写给端端 /189

莲在天涯 /201

站立时光

——关于树的笔记之一 /213

拂手万里荷香

——在纽约“下一波”艺术节看“云门” /223

犹子之谊

——记大友巴顿 /229

青山夜读 /250

辑五 人文漫笔 /261

落鸿孤烟渔樵话

——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杂想 /263

越界、异质、顽童

——散谈台湾几位“顽童”型作家 /281

煮过的灵魂和煎过的河山

——读刘国玉山水画 /305

关于“矫情”的一种“后现代”诠释

——写在《爱在无爱的硅谷》后面 /318

“网语”与留学生文学

——留学生小说集《在美利坚天空下》序 /330

独自面对(代后记) /339

打捞愿望

——旅人絮语（代自序）



行脚

旅行的生活就是认识的生活，认识的生活就是解读每一个愿望奥秘的生活。

duzi miandui

池子里沉满了愿望的尸体。

罗马夏日的黄昏，带着一种暧昧的神色迎接我。那么忙碌又那么慵懒，那么骚乱又那么安宁。灯花水雾中的维特许愿池，似乎是摒退了所有的游人让我敞怀独处。刚才还像那些灰落落的鸽群一样布满池边的游客，倏忽之间，又像鸽群一样飞散了。只剩下环池而立的那些金灿灿的精品店、冷冰冰的脚手架，对我虎视眈眈。我孤身对着那座被初上的华灯照得面目狰狞的海神巨像，它的长髯怒目，似在与我无言对峙。

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里。我本来并没有打算站在这里。可是，我怎么竟然会重新站在了这里？

我凝望着水中那些钱币。生锈的钱币，爬上青苔的钱币，镂雕着各国徽标各种图案的钱币，散乱地叠压在池底，一层一层，又一层。我知道每一个钱币都至少载负着一个愿望。这个世界最稠密的愿望，全都凝聚板结在这里。

不错，上一回，我是学着身边游客的样子，向池中投下

罗马维特许愿池

罗马夏日的黄昏，带着一种暧昧的神色迎接我。



了一枚钱币。旅游黄页上说：这里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许愿池。你投下钱币，就是栽种下你的愿望。每一个愿望都会在这里餐五洲风饮四海露而壮硕生长，最终结出果实——至少，它会帮助你重新回到罗马，在这里投进你的下一枚钱币。我当时窃笑，这不过是罗马市政当局向游客敛财的一种聪明手腕罢了。我并不相信宿命。我只是一个好奇的学子，在回国途

中，用几年学旅间攒下的微薄积蓄，想赎回孩提时代偷偷许下的那个环游世界的梦想。那一年，一件风雨衣加上一个学生背囊，陪着我穿越了大半个欧洲。可是，又是几年过去，究竟是什么力量，促使我又一次回到了这里，站到了这里，对着那满池的愿望之尸发呆——那每一具尸体里都藏着一个灵魂，每一个灵魂都储存着一段秘密，想来委实让人心惊——真的，难道就为着上一回，我投下的那一枚漫不经心的、微不足道的二十五美分钱币么？

也许，人的历史有多长，愿望的历史就有多长。

记得小时候，在广州佛山祖庙的放生许愿池里，看见过百年老龟身上驼着的铜钱。那些铜钱泛着岁月的铜绿，已经锈嵌到龟甲上面了。大人说，那几只龟已经老成了精，没有一千岁，也有几百岁。它们趴在池底纹丝不动，几乎和池子中央那只同样爬满青苔、驮满钱币的石头大龟，一无二致。那些幽幽然写在龟背上的岁月和愿望，在大人心中引起的是

无尽的敬意，在我稚嫩的心中升起的，却是深深的恐惧。那池底里黑乎乎的龟背的每一下蠕动，都在心里掀起一丝丝的颤栗。我那时候不会意识到，敬意和恐惧，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东西。远古年代，迷茫大荒之上的朝夕雷电，晨昏生死，人生的无常，造物的不可知，如同宇宙神明播下的奥秘种子一样，种进了我们祖先的心田。康德曾言，世上最使人惊奇和敬畏的两样东西，就是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。人因惧而敬，而思，而宗教，而哲学，而礼仪，而智慧，而立起了复活节岛上的图腾柱，奥林匹斯山上的耻辱柱，以及，高加索山上焚烧普罗米修斯的火刑柱。

敬畏，就是那一脉令圣母玛丽亚受孕的九天雷电，轰然闪过，浮沉在茫茫沧海的那根会思想的芦苇上，嗖溜溜地，长出了一双双愿望之翼。

我是在一场世纪末的纷扰离乱之中，蓦然重踏去国长途的。

维特许愿池的水光，映照着我的已经不再年轻英发的面庞。每一道皱折都是蓄满疲惫的，上面落满了沟壑和尘埃。一道又一道，仿若在炼狱岩浆里艰难爬过的蛇痕。古代征战的将士，总是在饮马长江的波光浪影中回望悠悠逆旅；很惭愧，我这一介现代书生布衣，如今却不期然地借着罗马许愿池的一方水光，返照自己的来路，似乎未免显得奢华夸张，从中，或又透出几许后现代式的荒诞。

我本来只是一个顶顶胆小孱弱的乖孩子。自襁褓之中，就是一个爱哭爱闹却偏偏不敢哭闹的蔫宝宝。成长历程里填满记忆的，全是体弱休克、怕黑尿床、体育不及格、被一包同学塞到抽屉里的毛毛虫吓得一个星期不敢上学之类的臭事。惟一值得父母为我骄傲的红领巾“三道杠”（“少先队”干部），却更成为我自小就在同龄孩子中矮人一截的包袱。别人滚铁环飞过马路去上学，我只能在后面慢腾腾稳操正步；同伴们耍弹弓、赌滚珠、攒香烟纸、偷工字铁以及上树掏鸟窝、下塘逮草鱼，都一概不会找我入伙，都知道我只会怯怯地回一句：“老师没说过的，我不能做。”没有什么比这种“五分加绵羊”式的性格，更适合那种公开宣称要培养造

就“驯服工具”的时代了！我赢取过比一般同龄人多得多的荣誉和奖牌，也比多数同龄人更早地学会了戴面具、设城府、说套话、追风向。直到“文革”，直到上山下乡，直到成为某某方面“自学成才”的人物，已经长成七尺男儿的这具血肉躯体，苍白的履历里却依旧只能重复。“从小到大从未与任何人打过架、翻过脸”之类没劲故事——于今写来也觉赧愧不：作为那个禁锢年代的特定塑件，实在没有比我更乏味、更没出息、更不堪造就的“乖乖牌”了。

多少年后，在一个鼎沸的人潮中蓦然遇见一位童年时的伙伴，他打量着边幅不修，无拘无束的我，连声叹奇：这怎么会是你？这怎么可能会是你？！在那些天色晦暗的早晨，人五人六地行走在巴黎纽约、哈佛耶鲁之间，我也曾一再惊问自己：这怎么会是你？这怎么可能会是你？！

“人因梦想而伟大。”哪一位西哲如是说过？

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有这样一段话，大意是耶稣说只要你有信心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一九八七年的美国桂冠诗人魏尔伯（Richard Willbur）曾经写过一首小诗《Mind》，把人的思路的奇妙，与蝙蝠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本领相比拟。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无为之思就像蝙蝠，独自振翼幽洞之中。来去只凭浑垂之慧，……百无一失冲过黑暗。”愿望，就是人的这个“无为之思”之中的“有为之念”。是愿望选择了飞翔的方向，决定了起行的时机，赋予了冲破黑暗的勇气和力量。在那个无梦的年代，苏俄作家爱伦堡的一句话，曾经在我们这些不敢拥有自己梦想的年轻人中间悄悄流传：“在有梦的地方做梦，或做人。”新近在海峡两岸重新流行起来的一本堪称励志经典的书籍——美国皮尔博士的《人生的光明面》的新译本，其英文文本的原名是“积极思想的惊人效果”（The Amazing Result of Positive Thinking），书中一再阐述了西方现代心理学指出的这道人类心理的“黄金律”：在人的本性中有一种倾向——我们所想的，将会转变成真实。

游人渐渐又繁密起来。我默默凝视着那些临池掷币的人

们，他们或俯或站，或虔诚或率意，在掷出钱币的一瞬间，眼里闪出都是同样的期待的光芒。也许，在公众聚会场所的水池里投掷钱币以寄托心愿，是全人类不同文化、各色人种共存的一种许愿方式？在亚洲、欧美的各个旅游胜地如此，你甚至在今日各地人声嘈杂的购物中心的喷水池里，随时都可以看见那些不无卑微、不无琐屑的“愿望之尸”。

也许会有可笑的愿望。但是任何普通人的愿望，都是不可以被轻视、被嘲笑的。

记得有一年到杭州，为着尝一口好茶，朋友领着我来到一座破废的庙宇前。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，那庙宇庭院破得真是可以用断壁残垣来形容，以致我从未记住它的名字。眼光所及的石碑都被砸烂了，门楣上的楹联损的损，毁的毁，却独见破庙前的水池里，斑斑驳驳扔满了大大小小的钱币。我从一位便装素服、须髯飘飘的老者手中接过一碗新沏的龙井茶，清酽茶香之间，友人告诉我：那老者是一位还俗的和尚，却是此地庙林的灵魂人物。“文革”中庙宇里的所有和尚都被强迫还了俗，逐出了庙堂，分派到各地厂矿企业里去看门打杂。只有这位老者默默留了下来，挨打挨斗也不肯离去。白天破庙里看不见他的人影，一到夜晚，他便悄悄出来，把庙里能藏的佛像藏起来，能埋的碑匾埋到土里去。说来奇怪，那些年庙里早断了香火，连佛堂香案上都长满了野树杂草。惟有这破庙前的水池里，四方信众仍然默默投下了许愿的钱币。这钱币似乎成为了天地间的一种无言默契。那位老

者就是依凭着池子里那些钱币的供养，暗暗保护着整座庙宇，度过了那些漫长的、兵荒马乱的岁月。朋友指着荒



烛光与愿望

愿望，既可以是一种伟大的、也可以是一种可怕的力量。

草萋萋之间那些重建的脚手架，说：许多稀世古物、无价之珍，都是靠着这位老者的坚持而保存下来了。我们今天能喝上这眼泉水沏的好茶，其实是承接着它的福泽呢。我把目光投向了水池。那些沉在浊水中显得那样琐屑卑微的钱币，忽然显出了别样沉重圣洁的意义。原来愿望并不只是无形的，也是有形的，而且是有骨有节的；不但是精神心智的愿望，更是物质实体的构架，是拨动这个混沌世界所有曼妙乐音的那一根琴弦。其实，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奇迹，不都是从那些微末的愿望开始的么？我们渡过劫难的每一个人，不也是凭借着对世事的一点怜惜、对亲朋的一点牵挂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么？沉在池底里的那些琐屑的愿望，有时候不但可以托起一座庙宇的脊梁，也可以托起一个民族的苦难啊。

好多年以后，我从一篇名家文章中读到，当日我临池品茗的那眼泉水，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杭州虎跑泉。劫难中幸存下来的，不但有各朝各代的佛像文物、经书碑拓，更有今天令人们闻之肃然的弘一大法师李叔同的舍利子塔。只是那篇文章里没有提及那位老人的名字，他如同沉在池底里那些无言的愿望一样，被世人所忽略了……

愿望，既可以是一种伟大的、也可以是一种可怕的力量。

被人类的私欲、占有欲、权力欲与征服欲所包裹着的愿望，有时候又像是希腊神话中那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，它一旦被罪恶之手打开，会释放出种种邪恶、疾病、瘟疫和灾难，却独独把盒子里惟一美好的东西——“希望”，死死关在里面。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嗜血狂人，他们都曾经声称，自己的言行代表着所有人类最高、最美以至最终极的愿望。希特勒的毒气室、焚尸炉，曾经以他的“优化人种”的宏愿作为燃烧的动能；斯大林血刃百万无辜的镇压肃反，连同恶名昭著的“古拉格”劳改营，据说正是为着清理、纯洁俄罗斯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每一种愿望。极“左”年代造成大饥荒、大灾劫的那些充满神话、浪漫色彩的炼钢炉和“卫星田”，也正是铺设在那个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伟大愿望之上的。更不必说，柬埔寨杀人如麻的“红色恶魔”波尔布

特所圈造那个灭绝种族的“人类屠宰场”——数年之间、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将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杀戮毁灭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生灵，波氏提出的最吊诡的口号便是：要把柬埔寨建设成为全人类最进步的社会，实现“最健康的民族”的宏伟愿望！——愿望，已经褪去了所有的霞彩而氤氲着黑氛；愿望，这时候，也就意味着绝望啊！

读过一篇有趣的报道：南美警方曾经在秘鲁毒枭的盘踞地发现一个巨大的“人偶窟”，里面密密麻麻掩埋着成百上千的人偶。这些人偶都做成警察模样，双手被缚，身上扎满钉子，有名有姓地写着不同的咒语。原来这是毒枭们为了免于落网而求助于巫师，以巫毒教的方式制作的许愿人偶。希望通过供奉诅咒性的人偶，使得被诅咒的警力失灵；埋葬一个人偶，便意味着一个帮派兄弟的被捕下狱或者死于非命。

这真是一幅绝妙的黑色愿望图。愿望，可以使人性变得伟岸庄严，也可以使人性变得滑稽渺小——尤其是，那些悖逆天理、亵渎人伦的愿望，一旦被披上一层神性光环的时候。

隐隐传来了梵蒂冈圣·彼德大教堂晚祷的钟声。悠扬，旷远。

我坐在维特许愿池边上，摊开地图和笔记本，计算着自己的旅行日程。那一片灰雾一般的鸽群又一次飘然而降，像是我的忠实子民一样，蹀躞环簇在身边。我望一眼罗马街头迷蒙的灯光——下一站，应该往哪里去？上一次欧游，罗马之后是希腊雅典，从一个古典废墟，走向另一个更魅人的废墟古典，这一回呢？

不知道这是开启第几本旅行日志了。或许是从当下乡知青的年头开始，日记、地图册、指南针连同挎包背囊，就成为自己日常私下里最钟爱的东西？多少苍白的愿望都在红色岁月里褪色，惟有从小立下的那个环游世界的梦想，始终填满、支撑着自己纯洁空洞的心灵。一九七二年，特意选择林彪“九·一三”事件一周年的日子——“九·一三”是中国大陆“文革”一代人真正开始醒觉的界碑——我利用积攒了几年的探亲假，从下乡的海南岛出发，只身渡过琼州海

峡，沿着铁路慢车线，穿黔贵，入川蜀，由长江三峡顺流而下，再转道武汉三镇，自三湘而过五岭，绕行了小半个中国。“中国”这一部大书，第一次如此清晰惨酷地，溢出了以往书本中的红色光谱，向我裸露出它的骨节嶙峋的文字。一九七四年，又两年后，借着回城迎接被打成“国特”的父亲出狱，我又刻意绕道桂林，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沉醉山水的游历。枯水期守在漓江孤鹭鱼篓边上的那位哲人一般的渔人那句牢骚话，却让我自山水沉醉中陡然惊醒：“游吧玩吧，穷山恶水已经被你们玩成残山剩水了，游吧玩吧……”至此，独自远行，成了自己青涩年华中的一种奢侈癖好。游历山水，不仅仅是在读江天，读霞锦，也是在读中国，读自己。下江南，上黄山，过苗岭，落船家，都是一个人上路，一舟独行。每一次旅行，都发见有什么硬块，在自己尘封成壳的

身上瑟瑟脱落。直到那一年大学毕业，学中文专业的，却执意要远行出门到西方求学。我向满脸狐疑的送行朋友说：我想走得更远更远，直到把自己彻底打碎，再重新组接回来。

那一年结束学旅，欧游归国，在一篇题为《爱琴海的旭日》的文字里，我曾

二访维特许愿池

我掬了一捧维特许愿池的清水，轻轻抹去脸上的尘埃和疲惫……



这样写过：

……这是谁？这是我吗？——我真是躺在爱琴海上这个僻远孤岛的巨石上吗？这个在海轮上“只有你一个中国人，却唱得如此放松投入”的“我”，与那个多少年耿耿于怀于自己履历表上的出身、连说梦话都惟恐有逆“夹着尾巴做人”的“我”；这个一无依傍也一无畏惧地仰在异域荒礁、海天方圆之上的“我”，与那个需要在××批判会上战战兢兢带头表态以避诸种流言的我——果真是同一个“我”么？或者，今天这个“我”还会重新变成昨天那个“我”，而昨天那个“我”仍会约制着今天这个“我”，又或者明天的“我”又需要为今天与昨天的“我”，作种种“无我”、“非我”、“罪我”、“灭我”的忏悔与诅咒么？……

罗马的悠悠晚钟之中，我掬了一捧维特许愿池的清水，轻轻抹去脸上的尘灰和疲惫。——回望来路，无怨无悔了。

“人怎么能完全幸福呢，”维特根斯坦曾这样问道，“既然他不能排斥这个世界的神秘？”

“——通过认识的生活。……认识的生活，是不管世界的神秘而幸福的生活。”（《一九一四～一九一六年笔记》，德英对照本，第八十一页）

每一段人生都是广义的旅行。旅行的生活就是认识的生活。认识的生活就是读解每一个愿望奥秘的生活。这样说来，每一段旅行，其实都是人生的愿望之旅。每一次航班、每一趟列车、每一个车轮、每一叶风帆，都是愿望的使者和见证。无论是古代舟车劳顿式的旅行或是现代航空、太空、电波、信息式的旅行，都是冲破认识屏障之旅，发现世界真面之旅，同时也是廓清视界、升华灵魂之旅。旅行的自由和自由的旅行，使得这个世界，再也不可能被蒙昧、被偏见、被光环或者被灰雾所垄断了。难怪，旅行已经成为当今时代，无分肤色、种族、国界的最长盛不衰的流行时尚了。

——旅行的生活，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——“认识世

界的神秘”的幸福的生活啊。

池子里沉满的，不仅仅只是愿望的尸体。

落霞在水光中波动，使得那些重重叠叠的圆点块面，似乎一个一个都会倏然之间站立起来，变成沉静期待的哲人、活龙活现的精灵，向我迎面走来。水声脆响。罗马街头弥漫着的那片尘俗的喧嚣，反衬出维特许愿池边这一角的宁谧清馨。我忽然轻轻地笑了起来。打捞愿望，也许一如水中捞月，免不了落个“一场空”的终局吧。不是为着凭吊，而是为着重新规划自己生命的起行。我深信人不仅仅是物质欲望的动物，更是精神愿望的动物。即使成为那一群可笑的捞月的猴子，其实，也是人生的某一种幸运呢。我记得那一个再度西行的深夜航机飞临中亚大地。舷窗下是黑沉沉的一片广漠，明月却成了悬挂在清空侧畔的一盏天灯，默默伴我前行。迷茫中眼底一亮，令我陡然一惊：一片碎银子一般绚烂的光华，忽然在身下的沉沉大陆上出现了。是都市的万家灯火么？或是碧海上飞舞的群萤？定睛看去，不对，原来是飞机飞经一片河网地带，在那些纵横交错的港汊之上，每一道弯曲、每一道细流，都晶晶莹莹地闪着一个宝石样的月亮！那万千个月亮却是游走着的，随着高空之上我的视线，在九曲八弯的河网上飞流滑动、在千百条大小河流上闪烁生光。噢，“千江有水千江月”，竟然在眼底下铺展成一幅如此真切逼人的图卷！迷茫黑陆，因为有了这份披的宝钻华彩，顿时显得高贵华严起来了。细想想，人、卑微琐屑的人，不正是因为拥有了这如同映照在万千川流上的月光一般的愿望，才显出了生命的尊严的么？你和我，每日每时，不正是这样用肩头扛着愿望，用牙齿咬着愿望，用拳头攥着愿望，用脚趾深深抠着泥土踏实着愿望、拖曳着愿望、耕耘着愿望，踽踽独行或者搏斗厮杀在人生战场上的么？每一个愿望就是印在每一道时间之流上的月光。人类居住着的这个蓝色的星球，其实，就是托在这样一片月映万川、晶莹有光的愿望之上的啊。

应该起程了。我掏出了又一枚钱币，轻轻一掷，目送着它悠悠游游地，沉进了维特许愿池里。

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记于美国新泽西衮雪居

辑一

欧行浪迹

前路，不一定是凯旋

从这里，开始了我的欧洲流浪



